



绿色之魂

张庆春

工人出版社

张庆春 著

五色土魂

张庆春

工人出版社

绿 色 之 魂

张庆春 著

工人出版社出版(北京安外六铺炕)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昌平长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5.5 字数:412,000

1986年7月第1版 1986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7,410册

统一书号:10007·147 定价:3.20元



作 者 像

绿色之魂

张庆春

工人出版社

序

王 崇 伦

张庆春同志要我为他的长篇小说《绿色之魂》写序。我因工作繁忙，颇感力不从心。然其心可鉴，只得勉为其难。

五十年代，我在鞍钢时，认识了张庆春同志。那时他还是一个生龙活虎的青年，不会写作。可能是鞍钢热气腾腾的建设生活和广大职工的忘我劳动热情激励了他、感染了他吧，他在劳动之余拿起了笔，写了一些反映先进模范人物的事迹的通讯特写。

记得，他的第一篇通讯叫《青年技术员胡兆森》，登在鞍山《工人生活》报上。虽然文笔算不上优美流畅，但记叙具体真实，饱含着作者深挚的感情，所以读起来比较生动真切。这以后，张庆春又写了许多篇较好的通讯，都是在深入生产第一线，和工人群众一起劳动、一起滚打摸爬，有了真切的感受之后才动笔写成的。他的写作态度严肃认真，勤奋刻苦。听说，他的特写《复州湾勘探一日见闻》是用了半个多月的业余时间，经过八次修改后才寄出去的。当时被作为庆祝国庆五周年的特写稿推荐到国外一家青年报刊发表了。

张庆春的文化水平不高，但他学习顽强坚韧，颇有一股锲而不舍的劲头。在练习写作的过程中曾得到草明等老作家的热情帮助。在鞍钢，他参加了草明创办的“工人业余作者创作学习班”，听草明亲自讲授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懂得了文艺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在学习班里，他参加草明组织的关于形象思维、描写、叙述、小说结构、人物刻画以及怎样写好小说的矛盾斗争等十个专题的讨论。这对于张庆春领会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提高文

学的写作水平都是大有帮助的。从此以后，他写作更勤奋了，陆续在全国和地方报刊上发表了一些反映工人生活的诗歌、特写和短篇小说。1958年他调到包钢后，创作了一个歌颂周总理为包钢剪彩的大型歌舞《歌唱包钢》，参加1960年全国职工文艺汇演时被评为优秀节目。

十年动乱后，张庆春同志调吉林省总工会宣传部工作，他写了一个反映青工教育题材的短篇小说《母子情》，获得1981年全国职工优秀短篇小说奖。

伟大的时代召唤着作家。在全国掀起的改革浪潮中，张庆春迸发了火热的激情，他在工作之余拿起了笔，以极其顽强的毅力，写出了一部反映林区建设者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鼓舞下，大力发展林业，大胆革新，为祖国“四化”奋斗的长篇小说《绿色之魂》。小说着力塑造了一个热爱社会主义，酷爱林区绿色事业，充满了青春活力和开拓精神的年轻女工程师韩芳华的鲜明感人的形象。整部作品贯穿着尊重科学、尊重人才、敢于创新、立志改革、发扬主人翁精神的一条红线。另外，小说在描绘三中全会以后林区欣欣向荣、蓬勃向上的生活图景时，还把笔触引向对历史的深沉追溯。这里有对解放前林业工人贫穷痛苦生活的回忆，更有对十年动乱时期“四人帮”对林区的严重破坏的控诉，使得小说既有强烈的时代色彩，又有浓重的历史感，而且全书从头到尾洋溢着 一股清新的生活气息。

绿色是生命之源，是人类的希望之所在。我们发展林业，必须依靠一批有理想、有事业心，懂得科学技术、勇于开拓的知识分子。他们和广大林业工人、干部，都是林区的真正主人，是发展我们绿色事业的精魂。

我希望《绿色之魂》所歌颂的主人翁精神，在神州大地进一步得到发扬光大！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

题 记

这里四季飘着绿色的云朵。

这里的人们在唱着一首最美丽的歌。

一名年轻的女大学生，是这首赞美歌中最响亮的最动人的主旋律。

她爬过这里的重重山，穿过层层雾。绿色的云朵里，飞扬着她的笑，飘落着她的汗，饱蘸着她的泪，开出她的智慧之花。她辛勤地在绿林中耕耘。林海在延伸、更新。

这里的人们不是把赞美的歌写在谱纸上，而是写在心中。是用目光、大拇指和微笑作音符，把育苗用的锹镐、伐木用的锯斧、集材用的拖拉机、作为演奏的乐器。

歌词从人们的谈话和笑声中飞出，在绿云里飞荡，响彻座座山谷……

生活在被艺术家称为绿云里的林业职工，酷爱绿的颜色，辛勤地耕耘着绿色的事业，也从中陶冶着自己的品格。

育着生命，育着美的茫茫林海，苍翠碧绿。无垠的皑皑白雪，为它镶着银；挂满彩霞的蓝天，为它做着屏幕。茫茫的林海显得是那么生机盎然，那么壮美动人。

一年一度的新春佳节，再有一天，就要来到长白山原始森林的深处——金岗林场了。

座落在开阔的山洼里的小小林业工人村里，一片忙碌、欢乐的气氛。每家用小圆木杆栅和树皮夹成的小院子里，都拾掇得干干净净，竖成了二十来米高高的灯笼杆。顶端扎着一簇碧绿的松树枝。松枝下挂着方的、多棱的、圆形的灯笼。院门和窗框上陆续贴上了鲜红的春联，真是万绿丛中点点红。

屋顶上的烟囱，冒着袅袅白烟，象一根根银柱，直直上升，在空中飘散着。清新的空气里，洋溢着从每户人家厨房里飘出来的烹调的鱼香、肉香和油香；也有炒熟的松籽、花生、葵花籽的淡淡清香……。职工家属或老人们，是按山里人的习惯，在做节日的佳肴、零食。食物做好后便放在屋外冻上，以便节日里有充分的时间休息、娱乐、谈心、串门，玩个乐乐呵呵，痛痛快快。

唯独林场助理工程师韩芳华住的两间木壳楞房子里冷冷清清，好象临近民间佳节的信息还没有传来。这座房子，四面墙是用一根根剥皮的圆木横着垒起来的。在本地叫木壳楞子。房盖是用树皮铺的，这算是山区里老式建筑物了。这种房子，在这个工人村里，越来越少，也只有几座了。如果不是房子四周长着整齐的白杨，两扇

裂了缝，用纸条糊着的大玻璃窗子里摆着紫红色的用瓶子栽着的金达莱和几株翠绿的盆栽的松树，谁也不会认为还有人住着。

韩芳华在早晨四点钟，就爬上带帆布蓬的解放牌卡车，同伐木工人进山里了。下午四点三十五分，她才从采伐区回来，大卡车直接开到场部院子里。

在深雪里，打了一天磨磨的采伐工人，棉胶鞋、棉衣、手套和帽子都被身上的热气和中午太阳光晒得融化的雪水浸得半透了，乘坐一个半小时的卡车，身上的热气渐渐减弱，抵御不住不断袭来的寒风，衣服外面结成了冰。挂上一层白霜，冻得硬梆梆的，一动弹，就发出“哗啦啦”的磨擦声，落下一股霜沫子。大卡车一停下来，人们纷纷跳下车，急忙奔向自己的集体宿舍似的家。

韩芳华虽然经过一天的劳累，精力还是那么旺盛。适中而略略修长的身材，显得匀称娇美。俊秀的面孔，被寒风吹得绯红，显得青春焕发。一双明亮的大眼睛，深沉含蓄，充满着热情。她作为林场被新任命的副场长、工程师，站在卡车的后侧，用手指挥着卡车入库以后，才走进办公室。办公室里的大火炉子烧得正旺，炉子和立在上面的两节筒子变得通红，发出呼噜噜的声音。她把手中的安全帽挂在墙上，摘掉帽子和手套，把里子翻过来，放在贴近炉子的小木墩上烘烤。

刚刚手术后出院的老场长程强正在接电话，见她进来，边对着话机说话，边用手示意她把门和风窗子打开。她完全懂得老场长的意思，如果不立刻降低室内的温度，热气就会把衣服上的潮湿的冷气，驱进身子，会出现一阵子难以忍受的湿冷，引起关节疼痛。这时，她也有这种感觉了，急忙解开衣扣，把湿漉漉的棉袄脱下来，搭在靠近炉子的一把椅子上，只穿着一件贴身的尼龙衫。然后去解开把棉胶鞋和裤腿冻得粘在一起的绑腿布。一圈圈拉下后，搭在拴炉筒的铁丝上。她想马上向老场长汇报一下当天的采伐情况。老场长的电话还没有说完，他有些激动，皱着的眉头缩得很短，本来满是皱纹，象树皮一样粗糙的脸，又挂上一层霜，显得刻板、冷酷。他粗声粗气

地说：“不能，就是不能。在育林面积和成长期达不到连续作业要求的情况下，只能按作业计划进行。我们不是大森林的剃头匠。我们不能成为林业发展史的罪人。我再重复一遍，我不同意追加计划，就是连一根木材也不能多动。不然这个森林就没法管理了。如果，你们想这样干，科长同志，先下我的免职令。”

韩芳华知道老场长的性格，如果在这个时候插上一句不顺心思的话，就会把手一摆，崩呛你几句。她只好不开口。急忙拉开抽屉，拿出作业进度表，刚填完，老场长把电话放下了。从办公室桌上拿起烟口袋，捏出一把黄烟来，放在纸条上，卷好、点燃，狠狠吸了一口，又一口。突然，把半截烟蒂甩在地上，用脚踩住。她走到他的面前，刚要开口，他蓦地站起来，精神变得忧郁，用低沉的声音说：“汇报作业情况嘛，不用啦。没想到一个科长也给我们出难题。我马上要坐小火车去局里，把我们的意见，向主要领导同志当面讲清楚。”他说着，拿起搭在椅子上的棉袄穿上：“看起来，你明天还需要上山。有一点要卡住，要抓好经济责任制，做到均衡作业。伤害小树的指标，卡得严严的，每个采伐组的每班作业，不得超过一至两株。”又对她说：“马上回宿舍吧。把衣服好好烤烤，明天争取早点下山。”他说到这里，戴上两个长耳朵的皮帽子，迈开略略向外弯曲的两腿，摇晃着结实而又微驼的脊背，向外走去。

此时，韩芳华不能不离开办公室了。潮湿的棉裤和棉胶鞋，由凉变热，向她的肌肉侵袭着发出难耐的痒痛。她想是应赶快回到宿舍，把炉子生着烧得热热的，把棉衣全脱掉，用热水洗洗身子，再烤一烤，出出寒气，去去痒，解解乏。换一套干棉衣穿上。应该是多么轻松、惬意啊。她于是穿上被烤得冒着热气的棉袄，戴上摸去有些烫手的帽子，回到宿舍。一走进屋子，觉得一股凉气扑面。用泥抹的墙面上和纸糊的棚顶挂着白霜，向她显示着这里的温度。她一看温度表，是零下三度。其实，她对这些，已习以为常了。拉开炉盖，先放进些松树明子，然后加上几块点燃的桦树杈和白松块，把炉子点燃。于是又打开东墙门，走进良种培育室，她感到湿润之后

热气扑面，说明这里的温度保持很好，她把压着火的地炉子捅开，加上两块煤。并随手把太阳能模拟日光灯打亮。当她回到住屋，准备洗身子时，有几名工人家属和小孩陆续走进来，有的是邀她到家里过节，有的邀她吃除夕饭，争争让让，有的把她拉住，强行叫她表态；有的搂住脖子耳语，叫她点头；有几个孩子抓住她的手，就朝外拉，恐怕到时候抢不到似的。小小的屋子，顿时沸腾起来，热情的语言，诚挚的情态，把满屋的寒气都驱散了，炉子也烧旺了。墙上和棚上的霜也化了，变成水珠，带着朽木沫子滴下来，有几滴霜水落在韩芳华的脸上。在她俊俏的脸上淌成两条红道道。惹得人们哄然大笑。悄悄走进屋里的老场长老伴，一斜身，挤在前面去，双手搭着芳华的肩头，瞪大眼睛看了看，“噗哧”地笑了：“哟，这是喜兆，我们这个工程师，过了春节一定有什么喜事。”

这句话象电流遇到导体，使韩芳华周身发热。但她尽量控制自己，不叫人们看出破绽来。否则会在两分钟内传遍全村。便故作满不在乎地说：“大婶，在我们的社会里，喜事还不是天天有。”急忙用手擦起脸来，并想把话岔开：“大婶您坐下，大家都请坐吧！”

程婶不仅不动弹，还把脸向前凑凑，盯着韩芳华那双明亮、深沉、掩藏着羞涩的目光说：“我不是和你谈论这大好形势，我是说你个人一定会有好事。”

“啊，您说的是这个，那好啊，我就等着吧。”芳华虽然到林场两年多了，在工人、家属中听惯了那些在学校、在家庭里、亲友间从没听见过的嬉笑话，甚至是一些难以入耳的酸溜话，她只当作没听见，掠耳而过。程婶的这句话，却点燃了她的心头火，立即从胸中烧到脸上，两颊红得象山牡丹花，再也无言可答了。是呵，她不该隐瞒什么。可是，姑娘的心事，往往比保险柜封闭的还严实，是捅不开的。对她，从老场长到工人、家属，都认定是第一代落户的大学生，要是他们知道了什么，不又是一场风波吗？所以她只是抿起工整、秀气的嘴角，摇摇头，矜持地笑了起来。程婶也不好再说什么，抓起她的手，用眼扫了下全屋的人，放开大嗓门说：“刚才

我是说几句凑热闹的笑话，现在，我说正经的，我是请芳华到我们家过年的。”

程婶的话，引起一场争议。

“还是叫芳华到我们家去，我们家有录音机。”“我们吃得全，还有彩电。”越说，嗓门越高，互不相让。程婶把眼皮一挑，两手朝怀里一拖：“好啦，显什么彩。我们家就是什么也没有，凭我这个老太婆，喝口白水也得去。只要我来请，就没有你们争的份。”

大家哑言了。只向她投来一双双不服气的目光，一副副无可奈何的面孔。芳华拉住程婶的手，把脸贴在她的肩上：“大婶，你家我去，别人家我也去，去给大家拜年。赶上吃饭，我都吃一口。”程婶说：“那可不行，你呆在我的跟前，我这个年才能过得痛快。就这么办吧。”说到这，把头一扭，转身向外走去，刚把脚迈到门外，又走了回来。把芳华套棉袄的工作服扒下来，又顺手把挂在墙上的两件外衣摘下来，夹在胳膊里就走。芳华拦也没拦住，抢也没抢下来，被她一把推开：“你一天够忙乎的啦。我们家有洗衣机，转摇一阵就完啦。”

程婶走到院子里，遇上了手里拿红纸的于加松，他后边跟着靳福禄。她把于加松叫住，抓过他手里的红纸看一眼：“加松，你也是要给你家添添彩呀？”

“当然啰。我是求她给写几副对联。”

“看你贱嗖嗖的样。我可告诉你，不许你这小子再给人家大姑娘出难题。”她说着，伸手去捏于加松的脸蛋子：“你是不是还想给姜旦旦家写几副属花曲柳的、尽出斜道道的对联？要是不规矩，别让我叫老场长尅你。”

“大婶，看你把我说成什么德行了。”于加松一闪身，疾愣愣地说罢，放开步子，跑进屋里。程婶又拦住靳福禄：“你也想写喜兴对子？”靳福禄说：“我是讲究实在的。多挣钱就行。不想花套子。过一会我还去打鱼哪。”

于加松一进屋，话也没说，裁好对联，朝白花条桌上一放，抓

起毛笔，就往芳华的手里塞：“大技术员，不，工程师，今年我才发现你写一手好毛笔字。我们全村人，还是历史上第一次有大学生给写对联。劳劳你的大驾，也给我们家写几副。”

“好。你说写什么词吧。”芳华提起笔，在墨汁的碗里蘸饱。

“写什么？”于加松皱眉、眯眼，苦思苦思一阵，说：“别和人家重了就行。”

“就写你吧。对对。写你那个疙瘩球子样。”几个孩子调皮地说。

“写我，好。头些年，我给自己写在一副心上的对联。现在可要变过来了。那副对联的上联是‘稀里糊涂混日子’，下联是，‘马马虎虎度年华’；横额，‘满不在乎’。”于加松的话，逗得全屋人一阵狂笑过后，又扳起面孔对几个小孩说：

“我怎么啦？写就写吧。”于加松朝孩子们使了个鬼脸，胸脯一挺，用手猛拍一下。

“能写好了更好。我姓于，是榆树，生命力强，成材快。松树嘛，更好，是优质材。来，来写吧。”

靳福禄见于加松磨磨蹭蹭：“我可不陪你啦。”转身就往外走。于加松拉他一把，被甩开。“我还要给我妈准备蘑菇、木耳，明天一早去镇里，赶个好行情，我还要去穿冰窟窿打鱼。”

“你还真有点学问哪，就把你刚才的话写一副对联吧。”韩芳华对于加松说着，提笔思索起来。

“可不能就那么写上去，这是常识，不是学问。不过，我也是这里最高学府——中学毕业。然后就进山同大木头交朋友去了。”于加松拉着腔，一板一眼地说着，把眼睛盯在芳华的毛笔尖上。见她挥笔写道：

千亩松苗心里育
万顷绿云手中播

于是又写一条横额：

志醉青山

“好。这字写得真棒，笔笔划划都漂亮。有力。”于加松欣喜地

指点着说：

“这一竖，象原始森林里的松树的大树干；这一撇，象树一根杈；这一点，象一簇簇尖叶。嗨，真美，绝啦。现在我才知道，我们的工程师，管的是树，想的是树，写的字也还要表现表现大树。我看，我看，你也，你也好象……”

“别贫嘴啦，快拿去吧。”芳华把笔放下，推他一把。

这时，一位老工人家属，端进一盘冒着热气的面条。这是她发现芳华刚下山，还没吃饭，想必是饿了，趁别人唠叨时，悄悄走到外间厨房里，把灶点着，给做的。这样事，经常有。有时，她从采伐区回来，揭开锅一看，饭菜都做好了，放在锅里热着。刚洗过的衣服，拿出来还没穿，又被洗了一遍，叠得方方整整放在那里。这些事，究竟都是谁做的，她是无法问清楚的。

其实，她今天还没来得及看一看厨房，碗橱里的刀、勺、碗、碟、筷子，不知又被谁藏起来了，使她不能做饭，逼她去自家吃饭。所以，这位家属，只能给她做面条吃。芳华接过面条盆。这位家属便催促大家离开，想叫她换换衣服，吃顿安静饭，好好休息一下。

客人们恋恋不舍，她也不想离开他们。可是，在这时，她已觉得身上棉衣的水气减少了。这是身上散出的热量暖干的。但是里面还串着潮气，全身皮肤痒痒的难忍，四肢酸痛。她没有办法挽留他们。

当她送他们走出院子，各自走向自己的家门时，她还站在那里。想看一看气候，断定一下明天可能出现的变化。

天空是晴朗朗的，夕阳发出火红的余晖，村子四周的群山涂上一层玫瑰色。近处皑皑的白雪，收敛起刺眼的银光，显得柔和了。远处起伏的松林变得更加碧绿苍翠。

其中一片片红色枝梢的桦树，色泽更加浓艳，象绣在林海上面的朵朵鲜花。在韩芳华看来，这大林海的自然美，不仅仅是图案式的，有着丰富的色调，又是带着声响和旋律的，是立体的，她和伐木工人每天都生活其中。是给他们提供智慧和资源的宝库。然而，

对她这个年轻的女技术干部来说，又关系着这林海的命运。或者在采伐的情况下，变得更丰富、更美，或者变成荒山秃岭，鳞鳞垒垒。

她每次进采伐区，见一山一树，也都想到这个问题。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她在自己的屋子里用花盆栽上树，在院子里种上树：一是为了时时提醒自己是林业工作者，培养自己的志趣；二是为了进行试验。她也给自己划了个公式：

生活在林海——为了林海而生活。

一股凛冽的寒风吹断了她的遐想，也告诉她明天是晴天，可以不用冒雪作业。当她走进屋里，用筷子夹起面条，送到嘴边，发现已经凉了，便把面条盒放在炉子上，搬过一个裂了缝的木墩坐在旁边，边热边吃。

她对这种生活，觉得很习惯。她在艰苦生活中，体会到人生的价值和快乐。从老场长放手让她管理生产以及职工和家属工作，他的关心和爱护使她觉得自己这个生命，这个大学生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她每每想到这些，周身的血如潮水一样翻腾，把她的心胸冲击得热辣辣的，甚至使她的喉口经不起这种刺激而发紧。鼻子和眼睛发酸，悄悄流下晶莹的泪珠。

二

一九七九年秋，她作为林学院招生制度改变后的第一批毕业生，被分配到这个林场来。她来报到的那一天，使她真正尝到了走上工作岗位、走向生活的滋味。也才开始懂得了它的艰难。但是，使她悟出个道理来：欢乐和忧愁，幸福和艰苦，是容易区分的，给人的感受是不同的。由于人们的理想、追求、兴趣的不同，又是没有统一的标准，甚至难以分别，是交织在一起的。

那一天，她坐的小火车进站时，背上了被褥里裹着书本的沉重行李，拎起装着牙具、脸盆和几件单衣的网兜。走出车站，几经询问，找到林场办公室时，已经汗流浹背，两腿酸痛，疲惫不堪，气也喘不均匀了。恰好，场长办公室的门开着，空无一人。她赶紧走进来，靠在桌子上，把行李从肩上解下来，掏出手帕擦脸上的汗水。扭头想巡视一下这办公室的一切，猛然听见从外面传来了急促、有力的脚步声。走进一个象老工人，或者是个普通事务工作人员样子的人。韩芳华高兴地迎上前去：“同志，请问场长同志在吗？”

“你坐下，有事就说吧。”他的声音宏亮有力。说罢，便坐在一把木条长凳子上，用一双目光审视着她。这目光好似带着寒气的透明的冰柱，象要穿透她的心胸，把她浑身的温度降下来。她却没在乎这一点，从兜里掏出介绍信和大学毕业生工作分配单递过去。他接到手，只是一掠眼，看了看“韩芳华”这三个字。鼻子和脸就痉挛一样抽动起来。一弓身，站了起来，把它塞回韩芳华的手里：“你立刻回去吧。我在电话里已经给说过不同意把你分配来。”

“我找场长，场长在哪？”韩芳华莫解地瞪圆两只大眼睛，闪动着长长的睫毛，嘴唇抖动着。但是她的话说得柔和、礼貌和得体。

“我叫程强，我就是这里的场长。你不相信吗？我还想去摆弄